

弘学 著

中国佛教简史

佛学小丛书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中国佛教简史

弘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简史/弘学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11
(佛学小丛书)

ISBN 978-7-80752-278-2

I. 中... II. 弘... III. 佛教史—中国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572 号

中国佛教简史

弘学著

-
- 责任编辑 侯跃生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8.875
字 数 213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78-2
定 价 25.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前 言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最初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奉佛教为国教，广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谕于摩崖和石柱上，从此传遍了南亚次大陆的很多地区。同时，又派传教师到周围国家传教，东至缅甸，南至斯里兰卡，西到叙利亚、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佛教在发展和传播中，逐渐形成了南传和北传两大系。南传一系包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地区。这一系属上座部，俗称小乘，即巴利语系佛教。北传一系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和蒙古、越南。这一系俗称大乘。

北传一系的佛教是以中国为中心再往外扩展传播的。约在公元纪年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东汉永平年间（58—75），佛教东传我国，惟流行不广，传化事迹暗昧难详，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桓帝初年（147）之安世高，游化江淮，译经三十部，另有支娄迦讖于灵帝时（168—188）译《道行般若》、《般舟三昧》等大乘佛典。即东汉桓、灵、献三帝七十年，佛教之译弘可分安世高之小乘禅学及毗昙学与支娄迦讖之大乘方等两大系。三国

时，昙柯迦罗、昙无谿等传戒律，康僧铠译《无量寿经》，输入新规制、新信仰，佛学较盛者为东吴，支谦译《孝经抄》等三十余部，弘阐方等般若，康僧会注释安世高所译之《安般守意经》。至此，佛教渐与我国传统之伦理思想与宗教观念融合，发展为我国独特之宗教。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之佛教，上承草创期大小兼弘之学，下启空有真妄之分。竺法护译经百余部，多为我国初期佛教要典，如《渐备一切智·智德经》为《华严十地品》初译，《光赞般若经》为《大品》初译，概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经。东晋时，注解经文以道安（314—385）用力最勤，往复辩论又有于法开、支道林论即色义，慧远、道恒争心无义，郗超、法汰辩本无义，研习既盛，义解或异，遂有本无（二宗）、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等六家七宗之分。迨鸠摩罗什入关（401），大事译经弘化，性空般若之学始文备义明。罗什斥以中国思想解佛教格义之非，并正六家之偏，宗龙树提婆论以阐性空中道，大乘真义至此始闻于我国，不复为老庄玄学所混蒙。东晋百年法运，佛法随中原土族南迁而行于江南，北方则有佛图澄（232—348）以智术干政，弟子以道安为首。道安定僧尼轨范，创编经录，弟子慧远（334—416）更于庐山创莲社，推行佛教实践运动，我国佛教德学并重、解行相资之特色，于兹大体形成。

承道安、慧远之学而奠定南朝佛教之正统者为慧观，以《华严》为顿教，以《阿含》、《般若》、《方等》、《法华》、《涅槃》为渐教。复有道生（355—434）倡顿悟成佛。大抵晋宋之间，《涅槃》继《般若》而兴；齐梁时《成实论》合《涅槃》盛行；陈代《三论》特盛；陈隋之际，天台之学成为南朝佛教之主流。尤须注意者，南朝末年佛教学者对经典之精究已开隋唐宗派林立之先河。北朝佛教异于南朝，北人质朴而重实行，特点为：其一，昙

靖之“提谓教”阐明五戒十善、人天因果。其二，昙鸾之净土，主张凡愚专持名号即得带业往生。其三，信行之普法，效《法华经》常不轻菩萨之行。其四，菩提达摩之禅，兼具“真常”、“唯心”二义。北朝各代，虽曾发生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之举，但总括而言，在资助译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等方面，仍极为突出。综观南北朝佛教之特点，在从空入中（妙有）。南方承性空之绪，以真常为归；北方多弘真常而说唯心。

隋唐三百余年为佛教史上之黄金时代，彼时佛学已非中国文化之附庸。译经方面有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般若三藏等传译家。其中，玄奘大师多译瑜伽行学派所依之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其门下以窥基最著，作《唯识述记》六十卷，弘扬唯识之学，又有普光作《俱舍论记》三十卷；义净译经六十一卷，传有部律；菩提流志以《大宝积经》一百二十卷为巨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则纯为传译密教典籍，创立密宗。此时，佛教的宗派已不是南北朝时的学派，而成为宗派。所谓宗派，凡教义之宣布、仪式、行事之内容等皆相同者，即同属一宗派而流行于隋唐者，是为大乘之八宗。即：（1）天台宗，由慧文大师开创，智者大师完成，要义言一心三观，空、假、中圆融三谛；谛观双忘，即见性成佛。（2）华严宗，主万法圆通，互为缘起，事事无碍，互相圆通，超然无所执著。贤首（643—712）集大成，以佛陀跋陀罗（359—429）之《华严经》为本。（3）律宗，以持戒制邪念，然后能入定起慧。以《四分律》为本，有法砺（569—635）之相部宗，怀素（609—682）之东塔宗与道宣（596—667）之南山宗。其中，道宣并学唯识、华严、天台，贯彻大小律学精义，实为中国律学统一运动者。（4）法相唯识宗，玄奘大师以世亲之《唯识论》为主体而立，经窥基而极盛。其经

典有“六经十一论”，以心王为主，而别立八识，识有四分三境，而归本于心外无境，万法唯识。(5) 净土宗，隋代道绰（562—645）仰昙鸾高风，专修念佛净业；至唐代善导（613—681）著《观无量寿经疏》，专明念佛真义；慧日（680—748）著《往生净土集》，主张禅净合一。此宗以观佛、念佛为法门，发愿往生净。(6) 禅宗，始于菩提达摩，经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五祖至六祖慧能（638—713）始有宗风可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明心见性，直下成佛。其下怀让、行思、神会；神秀另创新悟北宗，唐中叶后渐衰。慧能所创南宗在唐中叶以后，诸宗衰微，独禅宗得势，派别有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7) 密宗，传入我国最晚，正统传承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所依经典，诵咒密修，摄宇宙一切于气息之内，省审所得之妙景。不空门下受密法灌顶者甚众，影响后世最巨者为青龙寺惠果，日本空海嗣其法。(8) 三论宗，为鸠摩罗什开创，嘉祥大师完成，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破小乘及外道之误解，阐明超乎智识之空义。唐代之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并弘传至日本、朝鲜。晚唐衰乱，复以武宗灭佛（845），佛教连遭困厄，已非中唐之比，逮宋代承五代后周之禅风，佛教又复兴，禅、净二宗相融，成为中国佛教之又一特色。

宋至元之四百年间，佛教由繁入简，中国佛教各宗派的融通趋势愈来愈显著；主要是禅教相互融通，其次是各宗和净土宗的合一，再就是以禅净合一为中心的各派大融合。率先大力消除禅教对立的是唐代的宗密和尚，他强调佛内心的意向（禅）和佛说的教义（教）是完全一致的。延寿对禅宗学人空疏不通教理，指鹿为马的现象深感不安，他强调：“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他为统一各宗学说而编定的巨著《宗镜录》，对以后佛学的影响颇大。明代四大高僧株宏、真可、德清、智旭

四人，也都是兼修各宗学说于一身的学者。智旭（1599—1655）说：“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不于心外觅禅、教、律，又岂于禅、教、律外别觅自心？如此则终是参禅、看教、学律，皆与大事大心法眼藏相应于一念矣。”（《灵峰宗论·法语三》）把禅、教、律三学融通并于一念，这正是佛教诸宗合一的历史演变的典型表现。

佛教传入中国后，大体上一直处于中国传统思想的附庸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调和儒、道思想的倾向愈来愈明显。北宋天台学者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他宣称其所作是“以宗儒为本”，因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而“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中庸子传》上）？这里，包括了把儒置于佛之上的倾向。又如契嵩和尚作《辅教篇》，宣传：“古有圣人焉，曰佛，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其皆欲人为善者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他这篇话大意是，先前的孔子和诸子百家及释迦牟尼都是圣人，都是引导人们向善，虽教有不同而旨趣是一致的。他还作《孝论》十二章，系统地论证了佛教和儒家孝道的关系，说佛教最重孝道，提倡“孝为戒先”。他还撰写《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的中庸之道。契嵩大师认为，许多道理“皆造其端于儒，而广推效于佛”（《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并以佛教之“五戒”配儒家之“五常”，实际上把佛家的理论归结于儒家学说。明代四大高僧也都提倡佛、儒、道融合，株宏（1535—1615）宣传“儒主治世，佛主出世”，并认为佛教可以“阴助王化之所不及”，佛家理论可以“显著王法之不及”。佛、儒可以互相辅助，相得益彰。真可大师（1543—1603）也认为，佛儒道三家“门墙虽异本相同”。德清大师（1546—1623）撰有阐发儒道思想的多种著作，竭力调和儒、佛、道三教，说：“为学有三要，

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他还宣扬“孔、老即佛之化身”。智旭大师著《四书满益解》、《孝闻说》、《广孝序》等文，大力赞扬儒家思想。他还提出三教同源，在于“自心”的观点，说：“自以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设论”，“三教圣人，不昧本心而已”。认为自心即本心，是三教共同的根本，智旭大师就这样把三教安置在“自心”的基础上而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些思想，都生动反映了后期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特征，并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佛教从唐代以后，便离开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开始和中国传统思想大融合；在教内，提倡显密圆融、禅净圆融、禅教圆融，教外提倡佛儒一贯、佛道一贯，从而揭开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新篇章，在中国学术思想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已经不是外来的一种宗教，而融汇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

以上，是中国汉语系佛教发展的简史，为本书之上编，下编为佛教在藏区的弘传，计有三章，把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作一简略的介绍，同时，对云南的上座部佛教亦作一简介。这可以说是中国南传巴利语系佛教的一个概貌了。由于我学识粗浅，年老昏愤，错误之处势所必然，望方家指正。

弘 学

二〇〇五年冬于成都双流黄龙溪苦寮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汉语系佛教

第一章 两汉至三国时期的佛教	(1)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1)
第二节 三国时期的佛教	(6)
第二章 两晋及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11)
第一节 两晋的佛教	(11)
第二节 南北朝的佛教(上)	(18)
第三节 南北朝的佛教(下)	(26)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般若思想	(31)
第三章 中国佛教早期的宗派	(37)
第一节 毗昙宗	(38)
第二节 成实宗	(43)
第三节 涅槃宗	(49)
第四节 俱舍宗	(53)
第五节 地论宗	(59)

第六节 摄论宗·····	(64)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佛教 ·····	(68)
第一节 隋代佛教·····	(68)
第二节 唐代诸帝与佛教·····	(72)
第三节 武则天与佛教·····	(76)
第四节 中、晚唐时期的佛教·····	(80)
第五节 五代时期的佛教·····	(85)
第五章 大乘佛教八大宗派 ·····	(87)
第一节 天台宗·····	(87)
第二节 三论宗·····	(94)
第三节 法相唯识宗·····	(100)
第四节 华严宗·····	(107)
第五节 律宗·····	(115)
第六节 净土宗·····	(121)
第七节 禅宗·····	(127)
第八节 密宗·····	(133)
第六章 宋元明清至近代的佛教 ·····	(139)
第一节 宋代佛教·····	(139)
第二节 元代佛教·····	(144)
第三节 明代佛教·····	(147)
第四节 清代佛教·····	(153)
第五节 近代佛教·····	(157)

下编 藏传佛教及云南上座部佛教

第七章 吐蕃时期的西藏佛教 ·····	(164)
第一节 西藏的土著宗教——本教·····	(165)
第二节 佛教传入西藏的标志·····	(169)

第三节	松赞干布与佛教·····	(175)
第四节	佛教在吐蕃的发展·····	(180)
第五节	朗达磨灭佛·····	(191)
第六节	后弘时期的佛教·····	(194)
第八章	藏传佛教各教派·····	(201)
第一节	宁玛教派·····	(202)
第二节	萨迦教派·····	(210)
第三节	噶当教派·····	(216)
第四节	噶举教派·····	(221)
第五节	希解、觉域、觉囊、郭扎、夏鲁等教派·····	(229)
第九章	格鲁教派的建立及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235)
第一节	格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236)
第二节	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	(240)
第三节	格鲁教派的发展和寺院集团的形成·····	(246)
第四节	格鲁教派教义的殊胜·····	(253)
第十章	云南上座部佛教·····	(260)
第一节	云南上座部佛教史略·····	(261)
第二节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教派·····	(263)
第三节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寺院·····	(266)
第四节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僧团·····	(268)
第五节	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典籍·····	(271)
结束语	云南上座部佛教自养问题·····	(272)

上编 汉语系佛教

第一章 两汉至三国时期的佛教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现代很难考证。传统上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传入，近几年佛教界把“伊存授经”作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

关于佛教传入之传说，略举如下：（1）谓《山海经·海内经》所载三皇五帝时之伯益，已知有佛。（2）《列子》卷四《仲尼篇》，孔子尝言西方有圣人，此圣人即指佛陀，故谓佛教于先秦时代已传入；更有人窜改《周穆王篇》，而谓周穆王时佛教已传入。（3）汉《法本内传》、《周书异记》均谓佛法于周代已传入。（4）《历代三宝记》卷一载，周代已于各地建立阿育王佛塔，然佛塔与经典皆为秦始皇所毁；又谓秦始皇四年（前243），西域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人携佛典入华。（5）北齐魏收所撰之《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

去病伐匈奴，得休屠王所祀之金人，安置于甘泉宫；或谓此金人即佛像，亦即佛教东传之证据。然《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等，仅言得金人之事，并未言及佛教，此金人或为西域之天神。(6)《释老志》载，张騫出使西域归国后，谓大夏之邻有身毒国，尝闻浮屠之教；然《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汉书》卷六《张騫传》等，虽言及身毒国，却无浮屠之记载。(7)刘宋宗炳所撰之《明佛论》载，东方朔尝与汉武帝论对劫烧说，此为汉代接触佛教之据。(8)《明佛论》又载，刘向所撰之《列仙传》中，有七十四人为佛经中人物；然《列仙传》之真伪已属可疑，更遑论其内容。

以上诸种传说，虽难以与史实相符，然由其内容及所列时间可推知，佛教传入我国时，或许未及时受到重视，以致未留下详尽之纪录。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其教团逐渐发展时，势必与道教、儒家学派争衡，或为提高佛教之权威性，将其东传之年代逐步上溯。至于学术界一般所承认之说，则有三种：

第一，《后汉书》卷七十二《楚王英传》、卷一百一十八《西域传》及《后汉纪》卷十等载，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翌日问群臣，太史傅毅答道：所梦见的是西方得道者，名叫佛。于是明帝派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求法。途中遇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归至洛阳，明帝建白马寺，两僧在寺中翻译《四十二章经》，是为我国有佛僧、佛寺、佛经之始。

其次，《楚王英传》载，楚王英崇尚黄老与浮屠。一般公认，东汉之上层阶级多信奉儒家、黄老及外来之佛教。楚王英封于彭城，可知由西域来华之外国沙门，其活动范围自北方长安、洛阳，已延展向南方各地。其后楚王英因故左迁丹阳泾县（位于安徽），佛教得以再向南地拓展。

第三，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引《三国志》卷三裴松之（372—451）注，谓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又作浮图、蒲图、佛图，为佛陀之讹译。是为我国佛教传入最早、最可靠之记载。《魏书·释老志》对“伊存授经”之评述则谓，我国虽已听闻佛教之说，却尚未信受其义。故可以确知佛教在西汉末年已传我国，惟尚未产生有力之影响。现在，佛教界已经将“伊存授经”作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标志。

由于佛教的传播，其学说的推广，才有了佛经的传译。我国目前认为第一部译经是《四十二章经》。这部佛经的内容尽管简单，但条理分明，自成体系。此经传译时即有一篇经序，说明它是明帝所求。由是对于此经是最初的译传则多深信不疑，汤用彤先生就是这一说法的力主者。但梁任公认为，《四十二章经》是一种经抄，不是直接的译本。吕秋逸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并断定它是从《法句经》摘抄而成，用《法句经》对照，摘抄就有二十八章，占全经之三分之二。再根据三国支谦所译《法句经》的序文看，在支谦译本之前还有一个译本，所以《法句经》在汉末就有了。据此可以断定《四十二章经》是根据那个旧本《法句经》加以润色摘抄而成。尽管有不同的见解，佛教界仍然确定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翻译家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中国最早的佛典是《四十二章经》。

迦叶摩腾（？—73），又称摄摩腾、竺摄摩腾、竺叶摩腾。略称摩腾。生于婆罗门世家，博通大小乘经典，尝至西印度一小国讲《金光明经》，由此因缘遂使该国免于刀兵之祸。东汉永平十年（67），应明帝之请，与竺法兰携经卷与佛像至洛阳，住于明帝为其所建之白马寺，两人合译《四十二章经》，为我国译经

之滥觞，亦为东土有佛法之始。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八山之道士诸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上表，请帝火验佛、道二教之优劣。同月十五日，帝集众于坛，验烧二教经典，道教之书尽成灰烬，而《四十二章经》毫无损坏，摩腾与竺法兰乃出而宣传佛德，凡见闻者，皆相率皈依佛门。永平十六年，摩腾示寂于洛阳，年寿不详。此说最早见于北齐王琰的《冥祥记》，而未见载于早期文献道安编纂之经录及《四十二章经序》、《理惑论》等，故不可信。

竺法兰，中印度人。能讽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他于永平十年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结伴前来我国，居洛阳白马寺，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所译之经另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经》等。后示寂于洛阳，世寿六十。然有关其传记与译作亦未见于《出三藏记集》。

汉明帝时佛教已经传入我国确是史实，《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可见在当时上层社会已不乏信奉佛教者。至于民间接触佛教，可能还要早些。不过我国佛经翻译事业的真正创始人，还应该首推汉末来到中国的安息人安世高。

安世高名清，字世高。为印度西北、波斯地方（今伊朗）之古王国（安息）王子，其姓盖从其出身地，故称安，因而有安侯、安世高之称。其幼时即以孝行著称，质敏性慈，博学多闻。父歿后，舍其王位而皈依佛门，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与禅学。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经西域诸国而至洛阳，从事翻译工作，至灵帝建宁三年（170）共二十余年，其间先后译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四谛》、《十二因缘》、《转法轮》、《八正道》、《禅行法想》、《修行道地经》等约三十四

部四十卷（一说为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此经数系出自《出三藏记集》卷二，然有异说。其所译之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主要传播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之毗昙学与禅定理论。我国早期佛学之流布，由其奠定基础，且为将禅观传入我国之第一人。

灵帝时，还有月氏人支谶（支娄迦谶）来到洛阳，他精勤法戒，受支亮襄助，译有《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经》、《兜沙经》、《阿閼佛国经》、《宝积经》等大乘系之《般若》、《方广》、《华严》等诸部经，至此大乘佛教始渐受重视。竺佛朔系天竺人，亦协助支谶译经，译有《般舟三昧经》。支曜，西域人，译有《成具光明定意经》、《小道地经》等。灵、献二帝期间，还有安息居士安玄及沙门康巨、康孟祥等译师东来，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严佛调还自撰《沙弥十慧》，亦传于世。康巨译有《问地狱事经》。康孟祥与昙果、竺大力共译出《中本起经》及《修行本起经》。

东汉时期，佛教处于初传阶段，信徒多以现世的、功利的道教信仰形式来接受佛教，视佛陀为具有禳灾招福、不老长寿等灵力之神祇，视大力传道之西域沙门为巫祝、神仙修行者等。而我国固有之儒家、道教等，难免对此一外来宗教产生极大之排斥作用。东汉末年，牟子作《理惑论》，一方面揭示佛教之真正面目，将其自方士、神仙家中析出；一方面调和儒、释、道三家，阐述佛教思想非但不与儒、道相互抵触，且有相辅相成之效。其后，随着时代之变迁，排佛论与容佛论互有消长，此后此一论争亦成为历来知识分子间之重要论题之一；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后周世宗时，更有所谓“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至宋代理学崛起，始渐融合三教之争。